

THE
CITY

城市映像

林冬冬◇主 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上海

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

Shanghai

上海

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

孙
晔◇编

Shanghai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: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/孙晔编.--哈尔

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6.6

(城市映像/林冬冬主编)

ISBN 978-7-5317-3575-5

I.①上… II.①孙… III.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②

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77909号

上海:灯红酒绿下的沪上风情

Shanghai Denghong Jiulü xia de Hushang Fengqing

编者/孙晔

责任编辑/王金秋 牟国煜

封面设计/袁洁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址/www.bfwy.com

邮编/150080

经销/新华书店

地址/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印刷/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/787×1092 1/32

字数/238千

印张/11

版次/2016年6月第1版

印次/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/ISBN 978-7-5317-3575-5

定价/36.00元

目 录



上海坐标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03 | 杨树浦的声音 | 邵洵美 |
| 008 | 城隍庙的书市 | 阿 英 |
| 019 | 霞飞路 | 林微音 |
| 022 | 外滩的三轮车 | 陈丹燕 |
| 029 | 回眸南京路 | 赵丽宏 |
| 038 | 淮海路的表情 | 赵丽宏 |
| 042 | 侯家路—城隍庙—人民广场 | 周国平 |

上海风情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057 | 老上海十二个月的行事 | 蒯世勋 |
| 071 | 旧上海 | 丰子恺 |
| 078 | 上海的少女 | 鲁 迅 |
| 080 |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 | 梁实秋 |

084	一瞥中的上海	石评梅
090	公寓生活记趣	张爱玲
097	弄 堂	穆木天
103	弄堂里的春光	陈丹燕
108	寒夜的公共浴室	沈嘉禄
112	搬 家	王安忆
126	上海流水	孙甘露

上海风味

135	吃在上海	唐鲁孙
159	上海的柜台酒	唐鲁孙
164	沪上酒食肆之比较	严独鹤
170	海派菜与海派文化	逯耀东
187	腌笃鲜	古清生
190	浓油赤酱话本帮	赵 珩
198	萝春阁的生煎馒头	董鸣亭
208	阿婆茶考	陈 诏
211	孵茶馆	秦绿枝

上海人物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219 | 到底是上海人 | 张爱玲 |
| 222 | 两法师 | 叶圣陶 |
| 230 | 回忆鲁迅先生（节选） | 萧 红 |
| 247 | 泰戈尔在我家 | 陆小曼 |
| 252 | 赵丹同志 | 巴 金 |
| 257 | 震旦二年 | 施蛰存 |
| 269 | 曾祺在上海的时候 | 黄 裳 |

上海情结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77 | 上海的鸟瞰 | 梁得所 |
| 285 | 城堡：上海 | 古清生 |
| 298 | 上海童年 | 白先勇 |
| 302 | 此地是他乡 | 孙甘露 |
| 322 | 失落了上海，你就失落了一个时代 | 余秋雨 |



上海坐标

杨树浦的声音

城隍庙的书市

霞飞路

外滩的三轮车

回眸南京路

淮海路的表情

侯家路—城隍庙—人民广场

杨树浦的声音

邵洵美

上海是一个最复杂的地方；从二十二层的华夏，一直到栉比林立的草棚子，都在此地存在着。她的确可以代表这一个时代的中国，是一种垃圾桶式的文明：独轮的小车与重翼的飞机，各自占着相当的位置。这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，变好变坏，当然谁都不能预言；但是以后的中国，不再会回复到油画时代的文明，是可以决定的了。

我在上海已住了三十多年，眼见着荒地变洋房，洋房变更高的洋房；觉得这种进化，正像是季候的重易，是一种自然的行程：我从没有感到一些惊讶，也从没有想要去批评这是否是一个好现象。

但是自从去年搬到了杨树浦，我渐渐明白上海的变动

的速度快得委实惊人。而因为一方面的迅速与另一方面的迟缓，于是这一个城市里，便显然有了两种不同的文明：它们是矛盾的，但是它们很安闲地合作着。

譬如说，这里的工厂在天亮四点钟便开工了，但是做工的男女有的竟住家在离此二三十里的极西区曹家渡等，于是在一两点钟便得起身，男工自己走，女工六个人或是四个人合坐一辆独轮车，辘辘地滚到杨树浦来，这中间的路程至少要两个钟头。

在天还未亮的时候，坐满了女工的独轮车滚在柏油路上的声音，便是上海文明的咏歌了。

声音的确可以代表一个地段的特点：

在静安寺路有的是橡皮汽车轮在平滑的柏油路上磨过的声音；在霞飞路有的是白俄的坏皮鞋底踏在水门汀人行道上的声音；在爱多亚路有的是三五成群的高笑狂骂的声音；在司高脱路有的是木屐和枪柄拖在地上的声音。但是杨树浦是上海最奇怪的地方，什么声音都有。

工厂和轮船上的汽笛的互相酬答声；喝醉的水兵自己踏错了脚步掉下地去又站起来的咒骂声；装着重量物件的卡车，走过你门口时，全屋宇的战抖声；向女工的调笑声，女工不愿意时的骂詈声，屈服后的约会声；一夜喊到天亮的叫卖声；偶然间单调的手枪声；这是杨树浦的交响曲。

不过这部交响曲，缺了还有一种杨树浦所特有的声音，是不能完成的。

这种声音你随时随地可以听到，那便是当小孩子放学

回来，在马路上抿紧了嘴唇所做出来的那种声音：悠长，曲折，而又急迫。在山上住惯的会疑心这是狂风穿林的声音；初来杨树浦的会以为他们是模仿上工的汽笛声；但是住久了，你会知道，这声音的来源。

这个声音原来是救护车的警号！在杨树浦，救护车可以说是早晚最忙的车子。我总说，发明这种“回气管”的人，非特是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，而且是一位了不得的音乐家；这凄惨的调子，正是描摹着悲痛和求救的声音，路上人听见了，一方面畏惧而逃避，一方面又同情而肃然起敬。痛苦原是七情里面最伟大的。

我方才搬到此地来的时候，每次听到总心跳，常是暗暗地祝祷遭受伤者不久便可以脱离危险。听到它接二连三地来个不息，我更是说不出的怨恨，像一般老先生样，咒诅这科学不过是一种杀人的发明。因为这救护车里面横着的，虽然一部分是械斗的结果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工厂里的工人，或是轧伤了手，或是压断了腿。我想象着一个塞满了转动机的厂房，电门一开，皮带便牵动了轮子，轮子推动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机件，声音大得可以震聋耳朵；工人的肉手便闪耀在机器的铁手中间；忽然因为快慢的不合拍，转瞬间衣袖被卷进轮子里，边上的同伴便大声地喊着“停机”或是“救命”，等到关住电门，肉和血，血和骨头，都挤成酱了。受伤的人当然已失了知觉，忘了家庭，忘了亲人，忘了自己，于是救护车便应了电话的使唤而赶到了，刻不容缓地把他抬进去了，开动了，凄惨的警号又

沿路听得见了。到了医院，经过手术，一两个医生商量着，决定是要切断一只手或一只腿，于是他便少了一只手或是一只腿了。过去的生活既无保障，将来的生活更无着落；重见家人，那时低着头的一声叹息，正是救护车警号的一个回声：这便是每一段故事的结束。

所以唯其是杨树浦这种生死没有把握的地方，人们对于生死的观念便更来得淡薄，同时对于名利的观念也更来得淡薄。一方面友谊便更着重了：他们对于友谊的贡献是一条命，为了朋友，死所不惜；他们对于仇敌的刑罚也是一条命，结果了他，便是结果了罪恶。住惯在中心区的，来到此地，便总会感觉到不适宜；因为在友谊上，他们会显得虚伪；在气节上，他们更是绝端地怯懦。一般普罗文学家，只知动笔骂人，假使到此地住上几天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自惭他品格的卑鄙。此地是动力不动心，动手不动笔的。此地的肉体有它最大的权威，它不受灵魂或思想的迷弄。

最感动人的是他们上工进厂的几分钟，五百个人走进来，也许只有四百九十几个能走出来；他们更是每一个都明白，自己也许便是那几个不能走出来，而要用救护车装出来的人，陪着那种早晚听到的悠长的声音进医院的人。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是有说有笑地走进去，他们并不像中心区的商人估算着遭冒险的代价是否公平，他们也不像一般写文章人怨叹着每千字稿费不够报酬他所花的心思：他们所注重的是生存，不是奢侈。他们明白，奢侈不过是一种多余的享乐；不像中心区人竟然看作是一种需要和愿望。

他们唯一的财产是命，他们唯一的工具是力；他们用力去保全他们的命。救护车的警号便是一种命与力的喊叫。住在杨树浦，多听了这种声音，更会明白生命的意义和力量的作用。

西洋文明是戕贼人的力量的文明，但也是更能表现人的力量的文明。我并不反对这种文明，但是我所要求的，是我们人类应当想尽方法保全人类的力量，同时还得使人类的力量发生他有意义的作用。

城隍庙的书市

阿 英

熟悉上海掌故的人，大概都知道城隍庙是中国的城隍，外国的资本。城隍庙是外国人拿出钱来建筑，而让中国人去烧香敬佛。到那里去的人，每天总是很多很多，目的也各自不同。有的带了子女，买了香烛，到菩萨面前求财乞福。有的却因为那里是一个百货杂陈，价钱特别公道的地方，去买便宜货。还有的，可说是闲得无聊，跑去散散心，喝喝茶，抽抽烟，吃吃瓜子。至于外国人，当然也要去，特别是初到中国来的；他们要在这里考察中国老百姓的风俗习惯，也是要看看他们在中国所施与的成果。所以，当芥川龙之介描写“城隍庙”的时候，特别地注意了九曲桥的乌龟，和中国人到处撒尿的神韵，很艺术地写

了出来。我也常常地到城隍庙，可是我却另具一番不同于他们的目的，说典雅一点，就是到旧书铺里和旧书摊上去“访书”。

我说到城隍庙里去“访书”，这多少会引起一部分人奇怪的，城隍庙那里，有什么书可访呢？这疑问，是极其有理。你从“小世界”间壁街道上走将进去，就是打九曲桥儿兜个圈子再进庙，然后从庙的正殿一直走出大门，除开一片卖善书的翼化善书局，你实在一个书角也寻不到。可是，事实没有这样简单，要是你把城隍庙的拐拐角角都找到，玩得幽深一点，你就会相信城隍庙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，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，有很大的古董铺、书画碑帖店、书局、书摊、说书场、画像店、书画展览会，以至于图书馆，不仅有，而且很多，而且另具一番风趣。对于这一方面，我是相当熟悉的，就让我来引你们畅游一番吧。

我们从小世界说起。当你走进间壁的道路，你就得留意，那儿是第一个“横路”，第一个“湾”。过到“湾”了，不要向前，你首先向左边转去，这就到了一条“鸟市”；“鸟市”是以卖鸟为主，卖金鱼，卖狗，以至于卖乌龟为副业的街。你闲闲地走去，听听美丽的鸟的歌声，鹦哥的学舌，北方口音和上海口音的论价还钱，同时留意两旁，那么，你稳会发现一家东倒西歪的，叫作饱墨斋的旧书铺。走进店，左壁堆的是一直抵到楼板的经史子集；右壁是东西洋的典籍，以至于广告簿；靠后面，则是些中

国旧杂书，二十年来的杂志旧报，和许多重要不重要的文献，是全放在店堂中的长椅子上，这椅子一直伸到门口；在门口，有一个大木箱，也放了不少的书，上面插着纸笺——“每册五分”。你要搜集一点材料吗？那么，你可以耐下性子，先在这里面翻，经过相当的时间，也许可以翻到你中意的，定价很高的，甚至访求了许多年而得不着的，自然，有时你也会花了若干时间，弄得一手脏，而毫无结果。可是，你不会吃亏，在这“翻”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不会见到、听到的许多图书杂志，会像过眼烟云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断片。翻书本已是一种乐趣，而且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！中意的书已经拿起了，你别忙付钱，再去找台子上的，那里多的是整套头的书，《创造月刊》合订本啦，第一卷的《东方杂志》全年啦，《俄国戏曲集》啦，只要你机会好，有价值的总可以碰到，或者把你残缺的杂志配全。以后你再向各地方，书架上，角落里，桌肚里，一切你认为有注意必要的所在，去翻检一周，掌柜的决不会有什么误会和不高兴。最后耗费在这里的时间，就是讲价钱了，城隍庙的定价是靠不住的，他“漫天开价”，你一定要“就地还钱”，慢慢地和他们“推敲”。要是你没有中意的，虽然在这里翻了很久，一点不碍的，你尽可扑扑身上的灰，很自然地走开，掌柜有时还会笑嘻嘻地送你到大门口。

在旧书店里，仅仅在翻检上用功夫，是不够的，因为他们的书不一定放在外面，您要问：“老板，你们某一

种书有吗？”掌柜的是记得清自己书的，如果有，他会去寻出来给你看。要是没有，你也可以委托他寻访，留个通信处给他。不过，我说的是指的新书，要是好的版本，甚至于少见的旧木版书，那就要劝你大可不必。因为藏在他们架上的木版书虽也不少，好的却百不得一。收进的时候，并不是没有好书，这些好书，一进门就会被三四马路和他们有关系的旧书店老板挑选了去，标上极大的价钱卖出，很少有你的份。这没有什么奇怪，正和内地经济集中上海一样，是必然的。但偶尔也有例外。说一件往事吧，有一回，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六册残本的《古学汇刊》，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，开价竟是实价十四元，原定价只有三元，当然我不会买。到了饱墨斋，我问店主：“《古学汇刊》有吗？”他想了半天，起了似乎有这部书的意念，跑进去找，竟从灶角落里找了二十多册来，差不多是全部的了。他笑嘻嘻地说：“本来是全的，我们以为没有用，扔在地下，烂掉几本，给丢了。”最后讲价，是两毛钱一本。这两毛一本的书，到了三四马路，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上，真是有些恶气。不过这种机会，是毕竟不多的。

带住闲话吧。从饱墨斋出来，你可以回到那个“湾”的所在，向右边转。这似乎是条“死路”，一面是墙，只有一面有几家小店，巷子也不过两尺来宽。你别看不起，这其间竟有两家是书铺，叫作葆光的一家，还是城隍庙书店的老祖宗，有十几年悠长的历史呢。第一家是菊舫书